玄綱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宗玄先生玄綱論
作者：吳筠

本作品收錄於《正統道藏》

進玄綱論表

道士臣筠言：臣聞道資虛契，理藉言彰。臣曩棲巖穴之時，輒撰修行之事。伏以重玄深而難蹟其奧，三洞祕而罕窺其門，使向風之流，浩蕩而無據，遂總括樞要，謂之玄綱。冀循流孤而可歸其源，闡幽微而不泄其旨。至於高虛獨化之兆，至士登仙之由，或前哲未論，真經所略，用率鄙思，列于篇章。伏惟開元天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陛下，為至道之主，弘自然之訓、品物咸熙於陶鈞之際，黎元輯寧於仁壽之域，豈纖塵有裨於崇嶽，燸火能助於太陽。然茲莞雖微，明聖不棄，敢陳菲薄，希燭天光，所述舊文，謹隨表奉進，輕瀆宸宸，伏增戰越。臣筠誠惶誠恐，頓首頓首。謹言。天寶十三載六月十一日，中嶽嵩陽觀道士臣筠表上。

宗玄先生玄綱論

上篇明道德

凡九章

道德章第一

道者何也？虛無之系，造化之根，神明之本，天地之源，其大無外，其微無內，浩曠無端，杳冥無對，至幽靡察而大明垂光，至靜無心而品物有方，混漠無形，寂寥無聲，萬象以之生，五音以之成，生者有極，成者必虧，生生成成，今古不移，此之謂道也。德

者何也？天地所稟，陰陽所資，經以五行，緯以四時，牧之以君，訓之以師，幽明動植，咸暢其宜，澤流無窮，草生不知謝其功，惠加無極，百姓不知賴其力，此之謂德也。然則通而生之之謂道，道固無名焉。畜而成之之謂德，德固無稱焉『。嘗試論之，天地人物，靈仙鬼神，非道無以生，非德無以成。生者不知其始，成者不見其終，探奧索隱，莫窺其宗，入有之末，出無之先，莫究其朕，謂之自然。自然者，道德之常，天地之綱也。

元氣章第二

太虛之先，寂寥何有。至精感激，而真一·生焉。真一運神，而元氣自化。元氣者，無中之有，有中之無，曠不可量，微不可察，氤氳漸著，混茫無倪，萬象之端，兆朕于此。於是清通澄朗之氣浮而為天，濁滯煩昧之氣積而為地，平和柔順之氣結而為人倫，錯謬剛戾之氣散而為雜類。自一氣之所育，播萬殊而種分，既涉化機，遷變罔窮。然則生天地人物之形者，元氣也。授天地人物之靈者，神明也。故乾坤統天地，精魂御人物。氣有陰陽之革，神無寒暑之變。雖覃動斜紛，不可勝紀，滅而復生，終而復始。道德之體，神明之心，應感不窮，未嘗疲於動用之境矣。

真精章第三

天地不能自有，有天地者太極。太極不能自運，運太極者真精。真精自然，惟神惟明，皇曰虛皇，高居九清，乃司玄化，總御萬靈，乾以之動，坤以之寧，寂默無為，草方用成。空洞之前，至虛靡測，元和澄正。自此而植，神真獨化，匪惟巨億，仰隸至尊，咸有所職。丹臺瑤林，以游以息，雲漿霞僎，以飲以食，其動非心，其翔非翼。聽不以耳，聞乎無窮。視不以目，察乎無極。此皆無祖無宗，不始不終，含和蘊慈，愍俗哀蒙，清濁體異，真凡莫同。降氣分光，聿生人中，賢明博達，周濟為功，為君為長，俾物咸通，爰歷世紀，玄勳允充，德換天壤，名書帝官。於是運絕北都，命標南府，元真乃降，是為形主，陰氣既落，世塵自阻，鍊胎易質，革穢除腐，神形合契，白日輕舉。所謂反我鄉，歸我常，與道無疆，而孰知其方。

天稟章第四

夫道本無動靜，而陰陽生焉。氣本無清濁，而天地形焉。純陽赫赫在乎上，九天之上無陰也。純陰冥冥處乎下，九地之下無陽也。陰陽混蒸而生萬有，生萬有者，正在天地之

問矣。故氣象變通，晦明有類，陽以明而正，其粹為真靈，陰以晦而邪，其精為魔魅。故稟陽靈生者為睿哲，資陰魅育者為頑兇。睿哲惠和，陽好生也。頑兇悖戾，陰好殺也。或善或否，二氣均合而生中人。三者各有所稟，而教安施乎。教之所施，為中人爾。何者？睿哲不教而自知，頑兇雖教而不移，此皆受陰陽之純氣者也。亦猶火可滅，不能使之寒。冰可消，不能使之熱。理固然矣。夫中人為善則和、氣應，為不善則害氣集。故積善有餘慶，積惡有餘殃，有慶有殃，教於是立。

性情章第五

夫生我者道，稟我者神，而壽夭去留，匪由於己，何也？以性動為情，情反於道，故為化機所運，不能自持也。將超跡於存亡之域，棲心於自得之鄉，道可以為師，神可以為友，何為其然乎？夫道與神，無為而氣自化，無慮而物自成，入於品彙之中，出乎生死之表。故君子黜嗜慾，廳聰明，視無色，聽無聲，恬澹純粹，體和神清，虛夷忘身，乃合至精。此所謂返我之宗，復與道同。與道同，則造化莫能移，鬼神莫能知，而況於人乎。

超動靜章第六

夫道至無，而生天地。天動也，而北辰不移，含氣不虧。地靜也，而東流不輟，興雲不竭。故靜者天地之心也，動者天地之氣也。心靜氣動，所以覆載而不極。是故通乎道者，雖翱翔宇宙之外，而心常寧。雖休息毫釐之內，而氣自運。故心不寧則無以同乎道，氣不運則無以存乎形，形存道同，天地之德也。是以動而不知其動者，超乎動者也。靜而不知其靜者，出乎靜者也。故超乎動者，陽不可得而推。出乎靜者，陰不可得而移。陰陽莫能變，而況於萬物乎。故不為物之所誘者，謂之至靜，至靜然後能契於至虛。虛極則明，明極則瑩，瑩極則徹。徹者，雖天地之廣，萬物之殷，而不能逃於方寸之鑒矣。

同有無章第七

夫道包億萬之數，而不為大，貫秋毫之末，而不為小，先虛無而不為始，後天地而不為終，昇積陽而不為明，淪重陰而不為晦。本無神也，虛極而神自生。本無氣也，神運而氣自化。氣本無質，凝委而成形。形本無情，動用而虧性。形成性動，去道彌遠。故溺於生死，遷於陰陽，不能自持，非道存而亡之也。故道能自無而生於有，豈不能使有同於無乎？有同於無，則有不滅矣。故生我者道，滅我者情。苟忘其情，則全乎性，性全

則形全，形全則氣全，氣全則神全，神全則道全，道全則神王，神王則氣靈，氣靈則形超，形超則性徹，性徹則返覆流通，與道為一。可使有為無，可使虛為實。吾將與造物者為儔，奚死生之能累乎。

化時俗章第八

道德者，天地之祖。天地者，萬物之父。帝王者，三才之主。然則道德、天地、帝王，一也。而有今古澆淳之異，堯桀治亂之殊者，何也？夫道德無興衰，人倫有否泰，古今無變易，性情有推移。故運將泰也，則至陽真精降而為主，賢良輔而姦邪伏矣。時將否也，則太陰純精升而為君，姦邪弼而賢良隱矣。天地之道，陰陽之數，故有治亂之殊也。所以古淳而今澆者，亦猶人幼愚而長慧也。嬰兒未孩，則上古之含純粹也。漸有所辯，則中古之尚仁義也。成童可學，則下古之崇禮智也。壯齒多欲，則季世之競浮偽也。變化之理，時俗之宜，故有澆淳之異也。竅其所以，源其所由，子以習學而性移，人以隨時而朴散。雖然，父不可不教於子，君不可不治於人，教子在乎義方，治人在乎道德。義方失則師友不可訓，道德喪則禮樂不可理。雖加以刑罰，益以鞭楚，難制於姦臣賊子矣。是以示童蒙以無誑，則保於忠信。化時俗而以純素，則安於天和。故非執道德以撫人者，未聞其至理者也。

明本末章第九

夫仁義禮智者，帝王政治之大綱也。而道家獨云遺仁義，薄禮智者，何也？道之所尚存乎本，故至仁合天地之德，至義合天地之宜，至禮合天地之容，至智合天地之辯，皆自然所稟，非一必鳥一自企羨可及。嬌而效之，斯為偽矣。偽則萬詐萌生，法不能理也。所以貴浮古而賤澆季，內道德而外仁義，先素朴而後禮智，將敦其本，以固其末。猶根探則條茂，源濬則流長，非棄仁義、薄禮智也。故道喪而猶有德，德衰而猶有仁，仁虧而猶有義，義缺而猶有禮，禮壞則繼之以亂，而智適足以憑陵天下矣。故禮智者，制亂之大防也。道德者，撫亂之宏綱也。然則道德為禮之本，禮智為道之末。執本者易而固，持末者難而危。故人主以道為心，以德為體，以仁義為車服，以禮智為冠冕，則垂拱而天下化矣。若尚禮智而忘道德者，所為有容飾而無心靈，則雖乾乾夕惕，而天下敝矣。故三皇化之以道，五帝撫之以德，三王理之以仁義，五伯率之以禮智。故三皇為至治，五伯鄰至亂，故捨道德而專任禮智者，非南面之術。是以先明道德，道德明則禮智薄一矣。老子曰：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。以智治國國之賊，不以智治國國之福此謂禮虧則亂，智變則詐。故塞其亂源，而絕其詐根。而揚雄、班固之儔，咸以道家輕仁義、薄

禮智，而專任清虛者，蓋世儒不達玄聖之深旨也。

中篇辯法教

凡一十五章

神道設教章第十

九玄之初，二象未構，靈風集妙，空洞凝華，寶章結於混成，玉字標於獨化，挺乎有無之際，煥乎玄黃之先，日月得之以照臨，乾坤資之以覆載。於是無上虛皇命元始天王編之於金簡，次之於玉章，初祕上玄，末流下土，降鑒有道，乃錫斯文。故伏羲受圖，軒轅受符，高辛受天經，大禹受洛書，神道設教兆於茲矣。又玄元慾俗，歷為帝師。人倫澆浮，則陳道德以示朴。鬼神雜擾，則演盟威以蕩邪。爰及蘇茅周王裴魏楊許，莫不躬接玄聖，親傳寶經，故西臺無隱於靈文，束華不秘於真訣，是以龍章雲篆，漸降人問，師資相承，經法彌廣。然可以周覽，難可以盡行，何者？以一人之心，兼累聖之道，神疲形倦，莫究其微。故周覽以絕疑，約行以取妙，則不虧於修習，無廢於閑和，道在至精，靡求其博爾。

學則有序章第十一

道雖無方，學則有序。故始於正一，次於洞神，棲於靈寶，息於洞真。皆以至靜為宗，精思為用，齋戒為務，慈惠為先。故非至靜則神不凝，非精思則感不徹，非齋戒則真不應，非慈惠則功不成。神凝感徹、真應功成者，是謂陸初仙之階矣。然後吐納以鍊藏，導引以和體，怡神以寶章，潤骨以瓊醴，皆承奉師訣，研味真奧，則氣液通暢，形神合同，不必金丹玉芝，可俟雲耕羽蓋矣。若獨以噓吸為妙，屈伸為要，藥餌為事，雜術為利者，可謂知養形不知寶神矣。不知寶神者，假使壽同龜鶴，終無冀於神仙矣。

陽勝則仙章第十二

陽與陰并，而人乃生，魂為陽神，魄為陰靈，結胎運氣，育體搆形，然勢不俱全，全則各返其本。故陰勝則陽竭而死，陽勝則陰銷而仙。柔和慈善貞清者，陽也。剛狠嫉惡婬濁者，陰也。心澹而虛則陽和襲意，躁而欲則陰氣入明。此二者制之在我，陽勝陰伏，則長生之漸也。漸也者，陸道之始，不死之階也。

虛明合元章第十三

道不欲有心，有心則真氣不集。又不欲苦忘，心苦忘心則客邪來舍。在於平和恬澹，澄靜精微，虛明合元，有感必應。應而勿取，真偽斯分。故我心不傾，則物無不正。動念有屬，則物無不邪。邪正之來，在我而已。雖所尚虛漠遺形能慮，非精感遐徹，則不能通玄致真。故上學之士，息於存念者，陰尸之氣勝也。听於勤銳者，陽和之神勝也。一息一勤者，其戰未央也。決之者在於剋節勵操，務違懈慢之意，使精專無報於斯，須久於其事者，則尸銷而神王。神王者，謂之陽勝。陽勝者，道其鄰乎。

以陽鍊陰章第十四

陽火也，陰水也，冰炭不同器，勝負各有所歸。道俗反其情，人各有所鍊，眾人則以陰鍊陽，道者則以陽鍊陰。陰鍊陽者，自壯而得老，自老而得衰，自衰而得耄，自耄而得疾，自疾而得死。陽鍊陰者，自老而反嬰，自濁而反清，自衰而反盛，自龐而反精，自疾而反和，自夭而反壽，漸合真道而得仙矣。是以有纖毫之陽不盡者，則未至於死。有錙銖之陰不滅者，則未及於仙。仙者超至陽而契真，死者淪太陰而為鬼，是謂各從其類。所以含元和、抱淳一、吐故納新、屈伸導引、精思靜默、瀟灑無欲者，務以陽靈鍊革陰滯之氣，使表裏虛白，洞合至真，久於其事者，仙豈遠乎哉。

形動心靜章第十五

夫形動而心靜、神凝而跡移者，無為也。閑居而神擾、恭默而心馳者，有為也。無為則理，有為則亂。雖無為至易，非至明者，不可致也。夫天地晝亦無為，夜亦無為，無為則一，而理亂有殊者，何哉。晝無為以明，故眾陽見而草陰伏。夜無為以晦，故草陰行而眾陽息。是以主明而無為者，則忠良進，姦佞匿；而天下治也。主間而無為者，則忠良隱，姦佞職，而天下亂也。故達者之無為以慧，蔽者之無為以昏。慧則通乎道，昏則同乎物。道與物俱無為也，奚可以一致焉。故至人雖貴乎無為，而不可不察也。察而無為者，真可謂無為也。

神清意平章第十六

上學之士，時有高興遠寄，陶然於自得之境，為真仙可接，霄漢可昇者，神之王也。雖

曰神王，猶恐陽和之氣發泄，陰邪之氣乘襲耳。可入靜室夷心，抑制所起，靜默專一，則神不散，而陽靈全。慎無恣其樂康之情，以致陰邪之來耳。古人所謂樂往則哀來，陽衰則陰勝。若有時躁競而煩悖者，此乃形中諸魄為陽靈之氣所鍊，陰尸積滯將散，故擾於絳宮之真矣。可入室靜慮，存一握固，激其滓濁，候神清氣平，然後省己悔過，務令自新，則轉合於虛靜之途，此亦洗心之一術爾。

行清心貞章第十七

行欲清，心欲貞，言勿過乎行，行無愧乎心，則遊於四達之衢。四達之衢者，涉道之通逵也。行之不已，則天地愛之，神明祐之，凶橫無由加，鬼神不能擾。若言清而行濁，名潔而跡污，雖醜蔽於外，而心暫於內。心暫於內者，天地疾之，神明趣之，雖力強於道，不可致也。故寧受人之毀，無招天之譴。人毀由可弭，天譴不可這也。

真人為儔章第十八

道之所至忌者，娌殺陰賊。此誡易戒。至於小小喜怒、是非可否，人之常情，甚難慎也。都不欲有纖芥之事關乎方寸之中，慮靜神閑，則邪氣不能入，我志不擾，則真人為儔。又好譽而憎毀者，賢達之所不免。然審己無善而獲譽者不祥。省躬無疵而獲謗者何傷。以此論之得失在乎己，而靡由其他。故泰然『忘情，美惡不動乎衷者，至人哉，至人哉。

仁明貞靜章第十九

夫仁明而貞靜、博達而英秀者，皆天人分氣、降生以濟時利物也。積世功備，則丹臺著名。元貞港運於上玄，正氣密集於關府，自然魄鍊而尸滅，神凝而體清，陰滓都銷，則合形而輕舉。故古之仙者，未始非天人也。使行尸同其所好，不亦難乎。有積修累行而不獲昇舉者，何也。前功未著也。有不因修習而自得仙者，往行克充也。夫功無虛搆，善不徒施，不可見為而不得，則於我生息。睹自然羽化，則謂功不由人，皆失之遠矣。

立功改過章第二十

功欲陰，過欲陽。功陰則能全，過陽則可滅。功不全，過不滅。仙籍何由書，長生非可冀。然功不在大，遇物斯拯。過不在小，知非則俊。不必馳騶於立功，奔波於改過，過在改而不復為，功惟立而不中倦，是謂日新其德，自天祐之。若爾者，何必八節三元，

言功悔過。神真明察，固其常焉。又謝過祈思，務在精誠，懇志注心於三清之上，如面奉金闕之前，不必屈伏形體宣通言辭。若徒加拜跪扣搏，誦課平常之文者，可謂示人以小善，實未為感激之弘規耳。

制惡興善章第二十一

陽之精曰魂與神，陰之精曰尸與魄。神勝則為善，尸強則為惡。制惡興善則理，忘善縱惡則亂。理久則尸滅而魄鍊，亂久則神逝而魂銷。故尸滅魄鍊者，神與形合而為仙。神逝魂銷者，尸與魄同而為鬼。自然之道也。

虛白其志章第二十二

神魂好潔，尸魄好穢，常欲虛白其志，澡雪其形，則神魂樂康，尸魄鍊滅。神康尸滅者，日益清爽，雖未輕舉，吾必謂之仙矣。又悲哀感患者，與陰為徒。歡悅听康者，與陽為徒。故心悲則陰集，志樂則陽散。不悲不樂、恬澹無為者，謂之元和。非元和，無以致其道也。

委心任運章第二十三

夫目以妖艷為華，心以聲名為貴。身好輕鮮之飾，口欲珍奇之味，耳歡妙美之聲，鼻悅芳馨之氣，此六者皆敗德傷性，稱以伐其靈根者也。故有之即可遠，無之不足求。惟衣與食，人之所切，亦務道者之一弊耳。然當委心任運，未有不給其所用。且天地之生禽獸也，猶覆之以羽毛，供之以蟲粒，而況於人乎。必在忘其所趣，任之自然爾。

虛凝靜息章第二十四

覺與陽合，寐與陰並，覺多則魂彊，寐久則魄壯。魂彊者生之徒，魄壯者死之徒。若餐元和，徹滋味，使神清氣爽，至於晝夜不寐，唯虛凝而靜息者，善無以加焉。

下篇析凝滯

凡九章

會天理章第二十五

或問曰：夫人之心，久任之則浩蕩而忘返，頓棲之則一超躍乎無垠，任之則弊乎我性，棲之則勞乎我神，使致道者奚方而靜？愚應之曰：性本至凝，物感而動，習動滋久，胡能遽寧。既習動而播遷，可習靜而恬晏，故善習者寂而有裕，不善習者煩而無功。是以將躁而制之以寧，將邪而閑之以貞，將求而抑之以捨，將獨而澄之以清。優哉游哉，不欲不營，然後以玄虛為境域，以澹漠為城闕，以太和為宮觀，以寂照為日月。惟精惟微，不廢不越，行如是，息如是，造次於是，逍遙於是。習此久者，則物冥乎外，神鑒於內。不思靜而已靜，匪求泰而彌泰，即動寂兩忘，而天理自會矣。故履霜乃堅冰之始，習靜為契道之階。古人豈不云乎，積習生常，其斯之謂歟。

畏神道章第二十六

或問曰：人有善惡，天地神明豈悉知之乎？愚應之曰：是何言歟？是何言歟？夫心者神靈之府，神棲於其問。苟心謀之，即神知之。神知之，則天地神明悉知之矣。未有為善惡不謀於心者，既謀於心，則神道所察，無逃於毫分。無逃於毫分，則福善禍淫，其不差矣。

曰：何為顏生夭，冉子疾，盜蹠壽，莊蹻富，楚穆霸，田但昌乎？愚應之曰：天道遠，人道邇，報應之效，遲速難量。故君子遭命，小人有幸，然吉凶斜纏，豈止於一形乎。故經曰：天網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又曰：其事好還。則報應之道可明矣，何必一切徵之於目前乎。

率性凝神章第二十七

或問曰：神主於靜，使心有所欲，何也？愚應之曰：神者無形之至靈者也。神稟於道，靜而合乎性。人察於神，動而合乎情。故率性則神凝，為情則神擾，凝久則神止，擾極則神還，止則生，遷則死，皆情之所移，非神之所使。

曰：然則變性為情者，為誰乎？〔愚應之〕曰：內則陰尸之氣所悖，外則聲色之態所誘，積習浩蕩，不能自寧，非神之所欲動也。

道反於俗章第二十八

或問曰：人情之所至愛者，皆道家之所至忌，何也？愚應之曰：夫福與壽，人之所好，禍與夭，人之所惡。不知至愛者招禍致夭，無欲之介福永壽，若斯而過求自害，何迷之甚乎？且燕趙艷色，性之冤也。鄭衛淫聲，神之誼也。珍撰旨酒，心之昏也。捂紳紱冕，體之煩也。此四者捨之則靜，取之則擾，忘之則壽，耽之則夭，故為道家之至忌也。

專精至道章第二十九

或問曰：古之學仙者至多，而得道者至少，何也？愚應之曰：常人學道者千，而知道者一。知道者千，而志道者一。志道者千，而專精者一。專精者千，而勤久者一。是以學者眾，而成者寡也。若知道能絕俗，絕俗者能立志，立志者能專精，專精者能勤久，未有學而不得者也。

曰：然則理世者，絕望於仙乎？〔應之〕曰：不然。若特稟真氣，大庇草生者，則無妨於理世。若中人好道，志慕輕舉，必藉於棲閑。故太昊襲氣母，軒轅昇雲耕，顓頊處玄宮，文命遊紫府，斯皆撫俗而得道者也。若乃玄元寄柱史，南華吏漆園，王喬花葉縣，方塑登金門，此亦佐時而得道者也。又仙欲隱密，道貴無名，或昭其蹤，或祕其跡，不可以一途而察，不可以一理而推。按《真誥》及抱朴子《元始上仙記》咸云：自古至忠至孝，至真至廉，有大功及物者，皆有所得，不同常流。堯舜周孔伊呂，昔諸聖賢，皆上擢仙職，斯所謂死而不亡者壽。又白華自以隨世，畏死而希仙，沒為靈官，其骨不朽，功充之後，靈肉附骸，返魂還形，倏忽輕舉。若爾者，則片善不失，而況專以神仙為務者乎。

長生可貴章第三十

或問曰：道之大旨，莫先乎老莊。老莊之言，不尚仙道，而先生何獨貴乎仙者也？愚應之曰：何謂其不尚乎？

曰：老子云死而不亡者壽。又日子孫祭祀不輟。莊子日孰能以死生為一條。又日聖人以形骸為逆旅。此其證乎？愚答曰：玄聖立言，為中人爾，中人入道，不必皆仙。是以教之，先理其性，理其性者，必平易其心，心平神和，而道可冀。故死生於人，最大者也。誰能無情？情動性虧，柢以速死。令其當生不悅，將死不懼，偷然自適，憂樂兩忘，則情滅而性在，形歿而神存，猶愈於形性都亡，故有齊死生之說，斯為至矣。何為乎不尚

仙者也？夫人所以死者，形也。其不亡者，性也。聖人所以不尚形骸者，乃神之宅，性之具也。其所貴者，神性爾。若以死為懼，形骸為真，是修身之道，非修真之妙矣。老子曰：深根固蒂，長生久視之道。又曰：谷神不死。莊子曰：千載厭世，去而上仙，乘彼白雲，至於帝鄉。又曰：故我修身千二百歲，而形一未嘗衰。又曰：乘雲氣，馭飛龍，以遊四海之外。又曰：人皆盡死，而我獨存。又曰：神將守形，形乃長生。斯則老莊之言長生不死，神仙明矣。曷謂無乎？又《道德經》、《南華論》，多明道以訓俗，敦本以靜末，神仙之奧，存而不議。其幽章隱書，鍊真妙道，祕於三洞，非賢不傳。故輕泄者獲戾於天官，欽崇者紀名於玄錄，殃慶逮乎九祖，昇沈擊乎一身。何可使行尸之徒，悉聞悉見耳。

道無棄物章第三十一

或問曰：物自道生，道無棄物，何獨得道者靈長，失道者滅亡乎？愚應之曰：夫龍之與魚，同育於水，明之與暗，俱生於道。龍則興雲施雨，出有入無。魚則在藻而樂，失泉而枯。龍則得水之妙，而能化於水。魚不得水之妙，而不能化於水也。上士則棲神鍊氣，逸於霄漢之上。下士則伐性損壽，淪乎幽壤之下。上士得道之妙，而能化於道。下士不得道之妙，而不能化於道也。故魚不知水之生乎己而棄之，非水之棄魚也。人不知道之生乎己而棄之，非道之棄人也。

或曰：龍魚異質，明暗殊稟，安能使魚化於水，凡化於道乎。愚答曰：若魚能潛深淵，匿幽穴，不貪餌，及其大也，即奮鱗激鬣，超呂梁而為龍矣。人能遊崆峒，息澹泊，絕嗜慾，及其至也，即含微契虛，蹈真境而為仙矣。所恨藏身不密，保神不固，而水之與道，豈負魚之與人哉。

明取捨章第三十二

或問曰：仙者人之所至美者也，死者人之所至惡者也。而歷代之君子跑罔有不知，而從俗者至多，習仙者至'少，何也？愚應之曰：此有二理。一者，所稟之氣非高，即所希之志難廣。故溺於近務，忘乎遠見，為聲名所汨，嗜慾所昏，終摯伏於世網，竟無蹈於真域。二者，雖稟氣蕭遐，神襟秀邁，而濟物之功未備，登仙之路猶遠，是以遲迴人爵，未解帝懸耳。若夙勳已著，名入丹臺，則超跡絕塵，物所不能累也。又問曰：仙必有骨，無骨不可學仙，奈何？愚應之曰：夫工者必因其材而施乎巧。學者必有其骨而志乎道。故冰不可鏤，愚不可仙，自然之理也。所以神不清、骨不峻者，皆非稟陽靈之氣也。非

稟陽靈之氣者，必無慕仙之心也。苟有慕仙之心者，未有不夙挺夫仙骨者也。

曰：然則有仙骨不修而可致乎？曰：有骨而不學者，亦如有材而無工。故金藏於礦也，不冷而為石。道在於人也，不鍊而為凡。雖無骨而不仙，亦不可恃骨而待輕舉也。

以有契無章第三十三

或問曰：道本無象，仙貴有形，以有契無，理難長久。曷若得性遺形者之妙乎？愚應之曰：夫道至虛極也，而含神運氣，自無而生有。故空洞杳冥者，大道無形之形也。天地日月者，大道有形之形也。以無係有，以有合無，故乾坤永存，而仙聖不滅。故生者，天地之大德也。所以見六合之廣，三光之明者，為吾有形也。若一從淪化，而天地萬物盡非吾有，即死者人倫之荼毒也。是以鍊凡至於仙，鍊仙至於真，鍊真合乎妙，合妙同乎神，神與道合，即道為我身。所以昇玉京，遊金闕，能有能無，不終不歿，何為理難長久乎？若獨以得性為妙，不知鍊形為要者，所謂清靈善爽之鬼，何可與高仙為比哉？

曰：然財古有仙矣，胡為既隱而不復見乎？曰：清濁殊流，真凡異境，安可得而見邪？雖然，令威千載而暫歸玄元，至今而屢降，何為不復見乎？

曰：然則今之仙者為誰乎？曰：自我唐以來，可略而言矣。劉慶雲舉於蜀土，韋俊龍騰於嵩陽，道合蟬蛻於太一，洞玄骨飛於冀方。其餘晦跡遁世、得道輕舉者，不可勝紀。此皆接於聞見，詛可誣而蔽之。蓋知道者稀，故得仙者寡，至音不娛於俚耳，悲夫。

吳尊師傳

吳筠，字貞節，魯中儒士也。少通經，善屬文，舉進士不第。性高潔，不伍流俗，乃入嵩山，依體玄先生潘師正為道士，傳正一之法。苦心鑽仰，盡通其術。開元中，南遊金陵，訪道茅山，久之東遊天台。筠尤善著述，在刻與越中文士為詩酒之會，所著歌篇傳於京師。玄宗聞其名，遣使徵之。既至，與語甚悅，令待詔翰林。帝問以道法。對曰：道法之精，無如五千言。其諸枝詞蔓說，徒費紙割爾。又問神仙修鍊之事。對曰：此野人之事，當以歲月功行求之，非人主所當適意。每與緇黃列坐，朝臣啟奏，筠之所陳，但名教世務而已，問之以諷詠，以達其誠。玄宗深重之。天寶中，李林甫、楊國忠用事，綱紀日素，筠知天下將亂，堅求還嵩山，累表不許。乃詔於嶽觀別立道院。祿山將亂，求還茅山，許之。既而中原大亂，江淮多盜，乃東遊會稽，常於天台、刻中往來。與詩

人李白、孔巢父詩篇酬和，逍過泉石，人多從之。竟終越中。文集二十卷，其《玄綱》三篇、《神仙可學論》，尤為達識之士所稱。凡為文，詞理宏通，文彩煥發，每製一篇，人皆傳寫。雖李白之放蕩，杜甫之壯麗，能兼之者，其唯筠乎。唐禮部尚書權德輿撰。